

微信世界中的文学评论

□段崇轩

微信评论的兴起,向评论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评论家走出书斋,突破文学圈子、江湖的困扰,关注和研究社会、人生、文学中的重要及焦点问题,使文学评论与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共振共鸣,用文学评论的思想力量和审美经验,推动社会、文学的变革和前行。只有这样的微信评论,才能融入社会和读者中。

文学评论搭乘网络、微信“快车”,终于从“深闺”走向“广场”,融入广阔社会和广大读者,充分彰显了文学评论的力量和魅力。我们已经有了去看去新颖别致的“微信评论”。但当下的微信评论,还只是纸质版评论向电子版评论的“乔装打扮”而已,我们还需要探索、锻造一种短小、丰沛、深刻而又雅俗共赏的微信评论。

微信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神奇莫测、无边无际的虚拟世界。任何事、物、人,一旦投入,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遭遇和变化。文学评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了微信世界,在不经意间郁郁葱葱地生长起来,成为微信世界、文学领地的一方“小镇”。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种新颖别致而影响深广的“微信评论”,它鲜活地展现了当下文学评论的发展与实绩,促使文学评论走向了更广大的社会现实与普通民众。尽管它的发展还有自身局限和问题,但它的态势是进取的,前景是广阔的。

文学与网络、与微信的“结缘”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曾风行过“文学终结论”,但文学并未终结,反而更加活跃、繁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搭上了网络、微信的“快车”。其实,中国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蓬勃的高峰期,到90年代就进入了一个下滑期、庸常期。而网络和微信放大了它的形象和声音,拓展了它的潜力和意义。文学走向一个“泛文学”时代,文学的内容、形式、意境、审美等,在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和微信中,四处蔓延并“生根开花”。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之后,网络兴起,作协、报纸、刊物、出版社等文学机构纷纷创办了网站,打开了文学的大门。民间群落和作家个体有的也建起了网站,开拓出新的文学空间。特别是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门类:网络文学,其影响从国内扩张到海外。2011年一种新的通信工具和平台兴起,即腾讯公司的微信,它像精灵一样串通在浩荡的网络空间,像信使一样串通了家家户户。微信的历史只有八年时间,它的用户已达到了十亿。它基本上兼容了网络上的文学网站。文学网站的旗下,同时也有公众号,二者水乳交融。公众号小巧、灵动、快捷,更受作家和读者青睐。每个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微信号,成为整个网络、微信中的一个节点,与有形和无形的世界相连相通。文学评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了微信的海洋。绝大部分报纸、刊物都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譬如《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自由谈》等等,它们推出文学信息、发布报刊目录,择优推送重要的、优秀的评论文章。微信版文章图文并茂、版式雅致,比纸质版读起来感觉爽快。无形中,逐渐围绕着这些文学公众号,聚集了庞大的评论家、作家、读者群。而每个人的朋友圈,又为传播、交流微信评论,创造了难以设想的路径和空间。微信世界是虚拟的,但它与现实文坛紧密对接。微信评论不仅构成了一方天地,同时又激发和推进着现实的文学评论的发展、变革。

文学评论的可读性问题,比之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文体,要复杂许多。后者读者越多,越有艺术价值。而文学评论由于其专业性,不能过分强调可读性,由此也形成了文学评论无读者的普遍现象。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数十年,坦率说,过去是不多考虑读者的。深知文章一旦发表在报纸刊物上,就“养在深

闺人未识”了。其实过去的文学评论只有两种读者:一种是报刊订阅者,这个数字极有限;另一种是专业读者,社科文献的专门网站如中国知网收录了全国报刊的评论文章,研究生、评论家如果需要可从网站下载,但却是需要付费的,这个数字就更其少。真正吸引我关注读者对象的,是微信评论推送后读者的点击现象。近年来,我的多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报刊公众号编成微信版及时推送。我注意到,有些文章点击量很少,有些则很多,有些还有留言。我转发在朋友圈,朋友圈又转发在他的朋友圈。一篇文章在广袤的微信世界中漫游,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有可能不期而遇。在评论文学的读者和专业读者之外,又平添了第三种——普通读者。我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知网的下载与微信平台上的点击,作了对比,觉得很有意思。如《文学标准与当下创作的“落差”》(《文学报》2019年1月31日),下载13,点击2706;《感受刘慈欣》(《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知网未收录,点击4813;《现实主义: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下载284,点击853。一篇文章能有二千到四千多个读者,尽管点击并不等于阅读,这不能不叫人高兴、振奋!特别是《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发表的《文坛不是“江湖”》,知网上下载只有11,而微信点击量在半月内达到3768。有众多作家、评论家、读者或赞成、或商榷、或批评,让我深深感受到微信平台的巨大力量、微信评论的光明前景。评论并非没有读者,只是缺乏便捷的渠道和平台。而微信把文学评论从“深宫”中解救出来,让它“一朝走在万人前”,显示出文学评论应有的价值和魅力。

随手搜索一下那些实力派评论家,文章的发表与阅读情况,我们会发现:越是优秀的评论家,他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也会越多。这里仍以中国知网和报刊公众号为依据:如陈思和,《〈天香〉与上海书写》(《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下载277,点击678;《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下载609,点击838,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点击3631;舒晋瑜访谈陈思和:《学术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7日),下载29,点击2927。陈思和秉承了“五四”启蒙思想,文章具有纯正的学术性。如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下载690,点击1553;《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百年流变》(《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下载1099,点击785;《我的自白:文学评论最难的是什么?》(《文学报》2019年2月28日),知网未收录,点击5380。丁帆以现代思想考察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演变史,抓住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主动脉。如李建军,《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上、下)(《扬子江评论》2018年5、6期),下载共169,点击共2286;《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下载162,点击4124。李建军潜心俄罗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文章更具有反思性。微信公众号推送评论文章后,有时其他公众号会改编再次推出,点击量就会层层叠加。不管是下载量还是阅读量,都在不断变动、刷新中。如上所述的例子说明,一篇文学评论,在纸媒报刊发表,在文献检索系统收录,其阅读、扩散范围十分有限,只有在微信平台上,它才能面向整个社会、各种读者。阅读量从个位、十

位,猛增到百位、千位。我以及身边的评论家朋友,大家的手机上关注、下载的评论公众号往往有几十个,成为文学阅读的重要资源。诚然,一篇文学评论的价值,决不能以阅读量为标尺,有些纯理论、纯考证的文章,阅读量再少也自有其价值。但对于那些有关文学思潮、现象,有关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应当走向社会和读者,阅读量越高越能体现其现实作用和价值,追求可读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微信作为一种现代媒体工具,既有巨大的优越性,又有潜在的局限性。微信为边缘化的文学评论文体,创造了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犹如给文学评论插上了一双强劲的翅膀,使它得以飞得更高更远。它迫使文学评论走向了广阔社会和广大民众,展现了评论家和评论的独特形象和声音,推动了当下文学创作的行进和新变,提升了更多普通读者的鉴赏能力和水准。现当代文学评论走过了百年历程,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历史契机。人们常常批评文学评论闭门造车、不接地气、无人问津,现在微信评论的兴起,扭转了这种局面,它的前景不可限量。但微信评论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评论文章的模式化现象。文学公众号大抵是主流体制和媒介创办的,在推出评论微信版时,自有一套规则和标准。譬如重点是正面评价文章,譬如侧重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譬如要符合学术规范与写法等等。这就限制了一些富有反思性、批评性、创新性的评论文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二是评论文章的浅阅读现象。微信公众号的最大特点是:推送快、更新快。就像大海中的浪涛一样,后浪推前浪,一浪赶一浪。你刚刚看过一波文章,马上又出现新一波;当你回看前一波时,已然远去千里。尽管微信有图文收藏功能,有资料搜索功能,但毕竟不大方便。这就势必会造成浅阅读、快浏览的阅读方式。而文学评论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产物,阅读它需要慢节奏、勤思考。读纸媒评论是最好的选择,浅阅读不利于读者的消化吸收,不利于文学评论作用的发挥。此外,微信评论只是把纸媒版评论变成了电子版评论,仅仅是包装的变换,实质并未改变。因此,怎样形成一种短小、丰沛、亲和,而又有思想深度和语言魅力的微信文体,我们似乎还没有自觉地去探索实践。

微信评论的兴起,向评论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评论家要走出书斋,突破文学圈子、江湖的困扰,关注和研究社会、人生、文学中的重要及焦点问题,使文学评论与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共振共鸣,用文学评论的思想力量和审美经验,推动社会、文学的变革和前行。只有这样的微信评论,才能融入社会和读者中。它要求评论家坚持批评的公正性、学术性,写出经得起历史和读者检验的作品来。若干年来,文学评论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只表扬不批评、重名家轻无名、“秀”成绩避问题等,失去了文学评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微信将文学评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更广大读者的检视与评价。不符合批评原则与尺度的文章,背离学术规律与良知的评论,只会受到人们的否定与批评,而恪守批评理论与标准、勇于激浊扬清、准确阐释批评对象的评论文章,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欢迎。文学评论在微信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文学评论在微信世界中将获得新生。

“人格问题”已成了新媒体背景下的一个巨大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和时代性难题。也因此,自觉塑造有理想情怀、有道德境界、有科学追求的理想人格,或顶天立地的“大人格境界”的人,来对现实人格物质化、扁平化、粗劣化现象起到积极的引导、矫正作用就成了文艺作品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而在理论上、观念上、价值导向上加以积极推导、引领,则是落在文艺评论肩上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互联网、手机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媒介已成了人们新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它们已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也对文艺生产、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说到底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遭遇了来自新媒介环境造成的各种影响,它们在给人的生存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或隐或显地使人们面临许多挑战和困境,比如影像文化对抽象思辨能力的“抑制”、虚拟世界的“洞穴性效应”、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生命的“代替”等等,这些与人的现实存在、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借文艺及其评论得到观照,以便形成“正向的影响、纾解因素”。这就要求文艺评论在注重“艺术性批评”的同时,还能对文艺作品与现实中的实际生存困境、未来命运之间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以自觉引导、营造“人的问题关切”的理论和思想氛围,使文艺生产能更有效地对人的现实生活、未来走向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说文艺评论要做到三个关切:生存困境关切,人格塑造关切,未来危机关切。

生存困境关切

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生存难度、生存压力又非常大,存在着许多生活的难题、生存的困境,比如贫富差距大,有不少地方还没有真正“脱贫”;住房、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就业难,创业也不易;法治环境、医疗条件都不甚理想;食品安全问题,空气污染,以及水资源破坏等问题,构成了生存的负面因素,是人们最期盼解决的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文艺重点关注的方面。反映人们在改革相伴而行的胜利、幸福、欢乐,当然重要,但是着眼困境、关注问题,自觉为民请命解忧,也是文艺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古就有“哀民生之多艰”、“惟歌生民病”的优良文艺传统,我们今天仍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就文艺评论而言,就应该有自觉的民生关怀的“问题意识”,积极为文艺创作的“民生关怀”鼓与呼,提供理论动力和方向性的引导、推动,比如一些评论家对电影《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的正面评价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人格塑造关切

影像文化形象、直观,富有视觉冲击力、感染力,在给人们快捷传达影像信息的同时,还能让人赏心悦目,获得特殊的美感 and 乐趣。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不像纸媒作品那样更能引人静思、深思,更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的思维能力和自由的想象力。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懒于思考、乏于想象,越来越被动地依赖“图像式的直接给予”。而相反,“思的能力”、“思的生存方式”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认为“观众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人”,就是因为观众才是静态的观察者、思考者;苏格拉底也有这样的名言: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思辨是人的最高的幸福”;后来笛卡尔干脆提出“我思故我在”,迎来了“意识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孟子也说过:心之官则思。海德格尔则说:技术不思;过度发展的技术终有一天会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

互联网造成的“网络文化”、“虚拟世界”,在让各种知识、资讯变得无比丰富、便捷的同时,也给人造成了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式的黑洞”、“洞穴式的幻象”,让人们忘乎所以地沉迷其中,疏离、远离,甚至排斥真实的现实世界,进而成了非现实的、“空壳化”的“洞穴人格”。加上受社会总体上的“物质价值模式”的“模塑”、“构造”,人格的空心化、物质化、卑下化,甚至粗鄙化,一句话,“小人格境界”的人会越来越多,可以说,物化、网络化、文化的娱乐化、非道德化,又在新媒介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合力,它们共同向人发难,造成了人格的肤浅、平庸和渺小。在现实中我们已不难看到,喜欢钻空子、不守规则、对他人冷漠无爱,一点小事动不动就会殴打司机而酿成人命大祸的人多了,而《道德经》推崇的与“道、天、地”共享“域中四大规格”的“人”不见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人不见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不见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不见了;莎士比亚的“宇宙的精魂,万物的灵长”的人也不见了。

可以说“人格问题”已成了新媒体背景下的一个巨大而尖锐的时代性问题和时代性难题了。也因此,自觉塑造有理想情怀、有道德境界、有科学追求的理想人格,或顶天立地的“大人格境界”的人,来对现实人格物质化、扁平化、粗劣化现象起到积极的引导、矫正作用就成了文艺作品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而在理论上、观念上、价值导向上加以积极推导、引领,则是落在文艺评论肩上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比如对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塑造、弘扬为亮点的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文艺评论就应该大力地予以支持和褒扬,而对那些有利于激发人思考、有助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的作品,如电影《一出好戏》《动物世界》等,文艺评论也有责任投以重彩浓墨,积极地进行评价、阐释和宣传,使其形成规模,酿成气候。总之,文艺评论要为“人的思”、“人的道德”精神的增强、优化发挥应有作用。

未来危机关切

“未来危机关切”也可以说成是“终极关怀”,就是在宏观、长远、根本上关注人的终极性命运,具体的前设背景、对象则是“人工智能时代”(也包括“外星人”)对人的挑战和威胁,就电影作品而言,一些科幻片可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代表着自觉的人类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追求和努力,如《第三类接触》《外星人》《人工智能》《星球大战》《盗梦空间》《阿凡达》《机械姬》《水形物语》《海王》等,大多数都是美国影片,中国在这方面还刚刚起步,更应该众志成城,大步赶上,而文艺评论也自然应该充任舆论的先锋、观念的旗手,发挥高屋建瓴的理论优势,为人类的时代忧患、终极关怀,做出积极的思考贡献。

对现实中人的关切应成为 新媒介背景下文艺评论的自觉意识

□杨矗

